

Awarded Novels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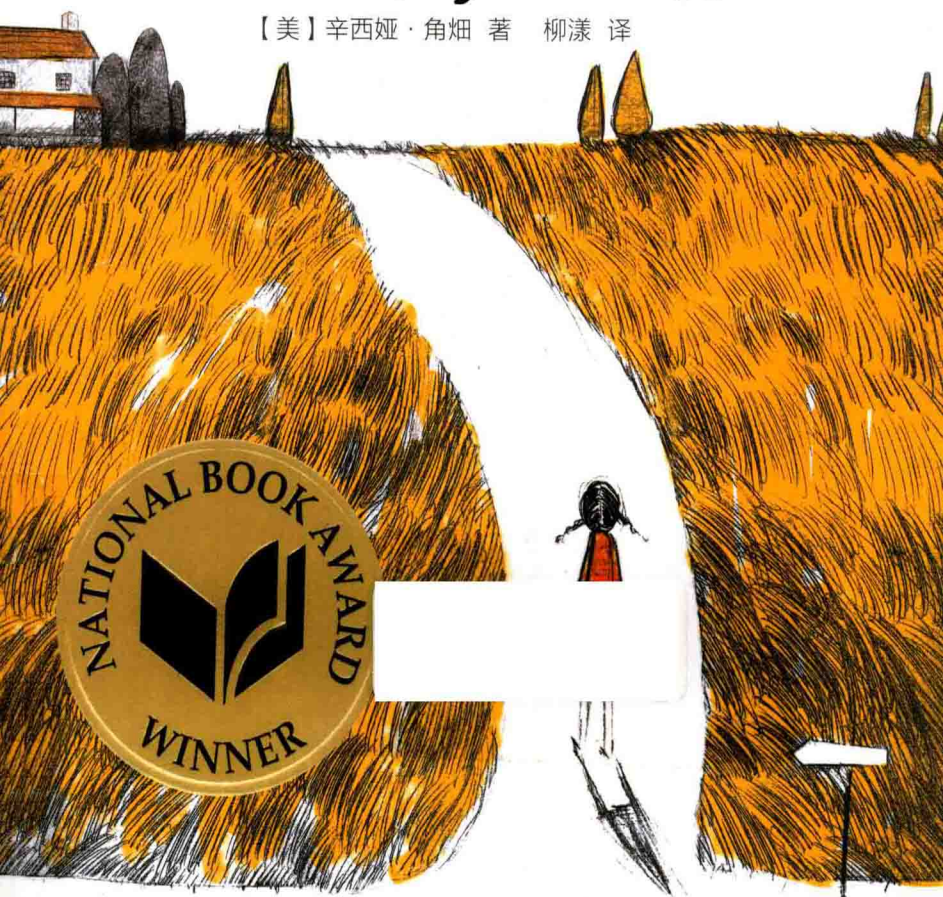
美国国家图书奖金奖

THE THING ABOUT

LUCK

明天会有好运气

【美】辛西娅·角畑 著 柳漾 译



怀抱对未来的信心与憧憬，练就勇于承担的内心！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Awarded Novels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

# 明天会有好运气

THE THING ABOUT LUCK

【美】辛西娅·柏根 著 柳絮 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天会有好运气 / (美) 角畑著; 柳漾译;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414-7054-7

I. ①明… II. ①角… ②柳…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44544号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copyright © 2015 by Yunnan Aurora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copyright © 2013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heneum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Children's Publishing Divi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雅典庙宇出版公司【美】授权云南晨光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出版。未经出版者许可,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摘录或抄袭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3-2014-110号

# 明天会有好运气

THE THING ABOUT LUCK

作 者 【美】辛西娅·角畑  
翻 译 柳 漾  
绘 画 陈 伟  
项目策划 禹田文化  
责任编辑 王林艺 付风云  
美术编辑 刘 璐 沈秋阳  
封面设计 大 娟  
内文设计 袁 芳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145 毫米 × 21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  
定 价 20.00 元



退换声明: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及时和印务部门 (010-88356856) 联系退换。



## 明天一定会有好运气

自那部著名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风靡世界后，麦田与成长仿佛就有了永恒的象征联系。在这部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金奖的《明天会有好运气》里，女孩萨默的故事有着真实的麦田芬芳的味道。

萨默一直与麦田有着不解之缘。外公外婆从日本移民到美国后，建立起了一个包括萨默的爸爸妈妈、萨默以及弟弟杰斯的家庭。到老了英语也说不是太标准的他们，一直做的都是夏天里替别人收割麦田的工作。在萨默 12 岁这年，一家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坏运气：留在日本的亲戚病重，萨默的爸爸妈妈必须回日本去照顾，无法正常工作；外公外婆已年迈，身体一个比一个虚弱；弟弟杰斯因为先天性的成长障碍，在学校交不到一个朋友；而萨默自己，刚刚从一场由蚊子引起的疟疾中死里逃生。

这注定不是一个轻松的暑假。妈妈说，这个暑假会是班上所有人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可萨默没有办法跟同学们在一起了，等待她的将是一英亩一英亩绵延不尽的金黄麦田。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外公外婆重操就业，一个开联合收割机，一个给收割队做饭，带上萨默和杰斯，踏上了一路往北收割麦田的旅程。

这是一段异常艰辛的旅程，途中萨默慢慢地感受到了妈妈所说的那份变化。之前一直自问自己是好是坏，自己为什么偏偏会生活在这里，自己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平淡无奇的人，自己到底愿不愿意长大等等。她的这些追问和思考都在旅程中渐渐变得明晰：在与蚊子的对抗中，明白了当下的珍贵；在和弟弟杰斯的相处中，在不完美中发现了美；在和外婆不断的争吵中，理解了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外公的故事里，获得了平静的力量；在懵懂又短暂的初恋里，明白了比爱更大的东西。所以

在重压到来的时候，在被最惧怕的蚊子叮了一口的时候，萨默内心的思考和挣扎终于在压力之下变成了强大的力量。外婆说，压力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而在萨默这里，是爱和责任让压力变成了力量。“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它们大都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下才会显现出来。”这份显现的力量让萨默性格中的尘埃开始落地，恐惧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直面困难的信念和勇气。

虽然不能代替杰斯交朋友，不能代替外婆承受背上的痛，也不能完成父母想要创业的梦想，但是萨默正在全身心地把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好。巨大的联合收割机驶过麦田，轮子旋转的声音，集谷箱装满的声音，完美卸货的声音，回荡在一望无际的麦田和布满星星的夜空之中。看一眼始终陪伴在身边的小狗闪电，萨默在这朴实、艰难而又熟悉、安全、充满希望的生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之美。

作者辛西娅也是日裔美国人，她非常了解萨默一家在美国生活的细节，也了解他们生存的每一步的艰辛。她细腻真挚的文风，将这种身份所带来的漂泊感描绘得真实可见，贫穷、窘迫、挣扎可见，贯穿在这其中的勇气、顽强和希望也清晰可见。

谁都不能轻易躲开迎面飞来的坏运气，谁都不能拒绝前方困难的出现，但是这些经历最终都会变成积淀。积淀多一点，面对明天的勇气和从容就会多一点。压力不会停止向你飞来，内心的思考和挣扎也不会停止，同样象征希望的好运气也不会避开你。活在当下，相信明天一定会有好运气！

THE THING ABOUT  
LUCK



## 目录

Contents

|     |         |    |
|-----|---------|----|
| 第一章 | 关于运气的事  | 1  |
| 第二章 | 杰斯的派对   | 12 |
| 第三章 | 认真男孩协会  | 18 |
| 第四章 | 开启麦田旅程  | 26 |
| 第五章 | 二十二个任务  | 41 |
| 第六章 | 最会说话小姐  | 55 |
| 第七章 | 怪人思想家   | 73 |
| 第八章 | 农场主就是国王 | 96 |



## THE THING ABOUT LUCK

|      |            |     |
|------|------------|-----|
| 第九章  | 泪水也改变不了看法  | 112 |
| 第十章  | 正确的事和傻事    | 122 |
| 第十一章 | 欧巴酱从来不睡觉   | 133 |
| 第十二章 | 世界上最强的力量   | 143 |
| 第十三章 | 吉酱一生中最糟的时候 | 158 |
| 第十四章 | 三万磅重的联合收割机 | 169 |
| 第十五章 | 魔力无处不在     | 188 |
| 第十六章 | 夜空、星星还有麦子  | 201 |

## 第一章

# 关于运气的事

这真的不公平——我才十二岁，就对外面的整个世界都充满恐惧。

——萨默

Kouun（こううん）在日语里表示“好运”，有一年，我们家从没和它打过照面。那年我们因为霉运吃尽了苦头。霉运紧紧跟着我们，也在嘲弄我们的生活：不过六个星期，我们家的车胎就爆了七次；全年整个美国不过一千五百例疟疾患者，我就是其中一例；我外婆的脊椎也将她折磨得痛苦不堪。

此外，随时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坏运气。比如我的弟弟杰斯，他开始因为没人和他一起玩耍而苦恼不已。除了我们，谁也没注意到他。他最好的伙伴搬走之后，他就发现再也没有一个男孩可以混在一起。就连我们的表兄弟姐妹，在一年一度的圣诞派对上都对杰斯视而不见。其实，他们并不是有意冷落杰斯，只是根本就没注意到他。

关于运气的事，感觉就像发烧，你可以吃点儿退烧药，或者躺在床上，或者喝点鸡汤，或者连续睡上十七个小时，

差不多都能让你勉强退烧。

四月上旬，我的父母接到了来自日本的电话。三个年迈的亲戚行将就木，希望我的父母回国去照顾他们，陪伴他们度过剩下的日子。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那一年我们家的运气就是这样。4月25日，外公外婆带着杰斯送爸爸妈妈去机场搭乘飞往日本的飞机。我待在家里，因为我患的疟疾又叫做“机场疟疾”。据说，这种疟疾的罪魁祸首是一种流浪蚊子，一架喷气式飞机无意之中将它们从非洲带到了美国。被感染的蚊子几乎见人就咬，去年暑假我在佛罗里达州就被叮了一下。而在我所住的堪萨斯州，去一趟机场，患疟疾的概率应该微乎其微，但我还是很恐惧蚊子，甚至很多时候我都不敢跑到屋外去。这真的不公平——我才十二岁，就对外面的整个世界都充满恐惧。

20世纪40年代，美国发现了成千上万例疟疾患者。然后，到了50年代，很多专家都以为当地的疟疾已经根除，但时不时又总会发现有人患了疟疾。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照片就这样上了报纸——我的照片甚至出现在《时代》杂志上。

欧巴酱和欧吉酱<sup>[1]</sup>，我的外婆和外公，他们俩都六十七岁了，和我们一起住在堪萨斯州的利特尔菲尔德。叫“欧巴

---

[1] 欧巴酱和欧吉酱：日语中“外婆/奶奶”和“外公/爷爷”的意思，此处为音译。如后文所说，称呼时加“欧”字比不加更为正式。

酱”远比叫“巴酱”正式，不过，她就是想让杰斯和我这么称呼她。

五月是我们忙碌的一年中的收获季节。吉酱准备复出，为一家提供“代收服务”的公司驾驶联合收割机，这家就是帕克代收股份有限公司（过一两分钟我再解释“代收服务”）。我的欧巴酱也会为同一个服务客户做饭，我便成了她的助手。

我们全家之前都在帕克公司干过。不过，这次是我爸爸妈妈第一次不在，这意味着今年的收获季节只能靠吉酱和欧巴酱来偿还按揭贷款。我并不是很理解什么是“偿还按揭贷款”，但很显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负担。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说法就是“分期付款完本金”，比如说“只要我们能分期付款完本金，我就会觉得有所成就”。以前我一直以为“分期付款完本金”意味着他们想贿赂我将来的高中校长<sup>[1]</sup>，比如给校长一些钱，然后到了一定时候校长就会让我入校，即使我的成绩并不怎么样。

不管怎样，外公和外婆送完爸爸妈妈从机场一回来，家里的变化立竿见影。妈妈之前对杰斯说：“不用担心，杰斯，只要你想，肯定会认识新朋友的。”相较而言，外公和外婆显得更积极主动。看起来，欧巴酱和吉酱早就有了非常棒的主意，只是没让我们知道。

[1] 英语中 principal 既可指“本金”，也可指“校长”。——译者注

欧巴酱让杰斯和我坐到咖啡桌前的地板上，她和吉酱则坐在沙发上。“我们来办一次社交派对，”她郑重地宣布，“邀请一些我们认为可以和杰斯做朋友的男孩来参加。”说完，她转身对着我说：“和杰斯一起列份名单，我不干预。”

“一份邀请来参加派对的人的名单？”我问。我的多伯曼短尾狗“闪电”，想从我和咖啡桌之间挤过去，我把它挤了回来，然后我们就坐在那儿，靠着彼此。

“不！一份名单！”欧巴酱对我大喊大叫。

我刚刚不就是这样说的吗？我最终起身，挪到了桌子的另一边。其实我还不清楚欧巴酱想要什么，于是我拿起一支笔和一张纸。

“用铅笔！说不定你要擦了重写。”

我又拿了一支铅笔，准备就绪。“我现在可以列名单了吗？”我问道。

外公坐在那儿睿智地点了点头。“派对安排，”他说，“我们要邀请的男孩的名单，派对安排一览表。”

“不要干预！”欧巴酱对吉酱说道。

“你先干预的！”

“我没有！”

欧巴酱和吉酱已经结婚四十九年了，我妈妈常常说，在一起都这么多年了，谁也没必要一直那么讲礼貌。我有时候觉得在这个家里，我就是唯一一个还讲礼貌的人。杰斯不必

讲礼貌，因为他有自己的问题。我想等我到了六十七岁，也就是五十五年之后，我也就不用再讲什么礼貌了。

我觉得，吉酱和欧巴酱两人之所以这样讲话，是因为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欧巴酱和我说过，要是我也有一段包办婚姻，那我就既不会让别人伤心，也不会让自己伤心。因为如果我长大之后很漂亮，那我就不会伤任何男人的心；反之，如果我长相平平，也就不会有人想要伤我的心了。可要是我拒绝或者想要爱情，无论如何，结果就难说了，伤心总会像六合彩一样溜进我的生活。

“萨默！你捉梦去啦？”欧巴酱从来都发不出“做梦”，我也从来不纠正她。

我迅速在纸的左侧空白处写上“第一条”。

“不要数字，”欧巴酱立刻说道，“按照时间来排。是不是什么都要我说一遍？”

吉酱拿起纸，瞧了瞧数字、想了想，然后又把纸放了回去。“我赞成——按照时间来排。”

我只好擦掉了“第一条”，然后写上“下午一点钟”。我小心翼翼地不让擦掉的笔屑掉到地板上，因为要是我这么做了，欧巴酱肯定恼怒不已，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

“中午！”欧巴酱叫道。于是，我再次修改。“接着记。首先在纸的最上面写上日期，要突出一点儿。社交派对的时间是下个周六。接着记下来。”

“你中午喜欢做什么？”我问杰斯。

“玩乐高。我想要一个乐高派对。”

“不是真正的派对。”吉酱说。他正在用牙线清洁牙齿，不管到哪儿，他衬衫口袋里总装着牙线。有时候他还没吃完就坐在桌边开始清洁牙齿。知道我说的礼貌了吧？试想一下，要是你坐在餐桌旁就开始清洁牙齿，你的爸爸妈妈会做些什么？反正，吉酱总觉得牙缝里有点儿什么。“比起派对，更重要的是社交。”他说。

“午餐时间，”欧巴酱说，“先让男孩吃点儿东西，男孩总是容易饿肚子。不用担心，我不干预。但是，没有食物就没有朋友。我刚说了什么？”

“没有食物就没有朋友。”杰斯和我齐声回答。欧巴酱有时候喜欢让我们重复她刚刚说过的话，这样她才好确认我们在不在听她讲话。

杰斯转向欧巴酱：“欧巴酱，你会做三明治吗？”

“萨默做，我教过她。”

我突然发现自己已倍感压力。要是我做了火腿三明治但男孩们想要金枪鱼的呢？要是我用了平时用的面包，但有个男孩只能吃不含麸质的食物呢——就像我的好朋友艾丽莎那样对麸质食品过敏？要是我一不小心放多了蛋黄酱呢？啊啊啊……

然而，在“中午”之后我还是写上了“吃三明治”。

吉酱不停地敲纸。“是午餐！”他激动地喊道，“不是‘吃三明治’！就叫做‘午餐’！”他按着心脏的位置，“你们俩简直要气死我啊。”显然，每隔几周就会有一次他觉得我们要气死他。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三明治？”我问杰斯，还是不放心的这个细节，“我可不想到时候做了大家不喜欢的口味。”

“我去学校时会打听一下。真不敢相信这事儿就要成真啦，我真要举办一次社交派对了。”他站了起来，走到我们假壁炉上的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道：“你就要举办一次社交派对了。”

这时，吉酱站了起来，双手按在胸口上，摇摇晃晃地准备走开。杰斯和我平静地看着他。“要是我死了，把骨灰撒了，”吉酱说，“不要放在骨灰盒中，然后再安在墙上的一个洞里。你们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吉酱。”我们一起答道。

“很好，那我死了也开心。”

我写下“乐高，下午一点钟”。我弟弟的乐高玩具估算起来差不多值一千美金。不骗你，我有一次都算过了。买乐高玩具是我们家最大的花销，我们也仅仅在这件事上这么挥霍。

“这个点子不错！”吉酱说，“真聪明！”我分不清，到了最后关头，他竟然与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是不是

在自我讽刺。

“这次的社交派对会开多久？”杰斯问。

“大部分派对都是两个小时，”我说，“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安排表也是这个时长，怎么样？”没有人说话，于是我在安排表的最后划上一条线，然后放下铅笔。

“我该邀请哪些人来呢？”杰斯问，“是我觉得可能会来的那些孩子，还是那些可能不会来的孩子？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啊。是在我们班上选，还是整个年级的孩子都要考虑？那些可能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们的人呢？还是——”

吉酱举起手掌阻止了杰斯。“邀请整个五年级的孩子。”他睿智地决定。我们都看着他，他点了点头。“这样的话，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感受。”

有那么一瞬间，杰斯怀疑地盯着吉酱看。不过，很快他脸上的神情由怀疑转为狂喜，我甚至听到了他的心声：“哇，酷毙了，整个年级都来参加我的派对！”

接下来，吉酱和欧巴酱希望由杰斯来画邀请函。说起杰斯的艺术天赋，只要涉及一些稀奇古怪的主题，他就是一个小小艺术家。换句话说，他从不画我们能清晰辨认的东西，而要是你想要一个完全迷幻的设计，他绝对是你的不二人选。但是，杰斯很想去买邀请函，因为他觉得这样看起来更官方、更正式。最后，我们开了三十里地去一个更大的镇上，找到了一家 99 分商店。经过一番热情洋溢的讨论之后，我

们买了几箱恐龙邀请函。星期一的时候，杰斯把邀请函带去学校，发给了五年级所有的孩子。

为了不让这次社交派对被我们的霉运毁掉，我们相互之间再也没谈论相关的事情。不过，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祈祷——面对着咖啡桌樱花桌布上的朵朵花瓣。在派对的前夜，我们还这么祈祷过。樱花，就像春天的预言者，对日本的农人来说十分重要。欧巴酱祈祷的时候念念有词，我跪在她的旁边，偶尔能听到一两个字——比如 unmei( うんめい )，日语中“命运”的意思。

欧巴酱小声地祈祷时，我的脑子里也在祈祷：请让我的弟弟拥有一次成功的社交派对；让来派对的孩子们高高兴兴；让杰斯至少能交到一个朋友，要是能有两个就更好了。拜托，拜托，拜托了！

那个晚上，我像平时一样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画画。我画得不怎么样，所以几个星期才会完成一幅。我描摹的是自己找到的蚊子照片。

有一次我以为自己画得很不错，于是将画寄给了一位研究蚊子的专家，他这么对我说：“看起来很像一只按蚊。不过，喙画得毛茸茸的，而触须则像一条细线。这么看来它并不是一幅好的画作，但是很容易就能改过来。你把触须画得更粗一点儿，将嘴部的须毛减少一点儿。那样的话，你便画了一只母按蚊。问题是，绝大部分（不是所有的）美国按蚊在翅

